

話 絲

期 十 七 第

版 出 一 期 星 每

地 址	北 京 大 學 第 一 院 話 絲 社
報 費	份 本 京 銅 元 四 枚 外 埠 連 郵 費 二 分 半 年 五 角 全 年 一 元 國 外 全 年 再 加 郵 費 八 角
廣 告 費	每 方 寸 每 期 五 角 十 期 以 上 七 折 二 十 期 以 上 對 折

譯 詩 一 首

祖 正

呀！梅麗，愛，
若是跟前在！
瑩麗棕色眼，
清喉等鳥籟。

我亦似小鳥，
葉下苦悽哀。
對我歌心曲，
歌聲絕稱讚。

卿顏（何嬌媚）
那比此雲端。
卿卿早日至，
自別無聊賴。

皓月迎殘照，
長庚燭暮輝。
我與卿情愫，
猶如形影隨。

呀！梅麗，愛，
若果跟前在。
荒城不聞語，
似亦應聲『在！』

這首原詩是英國浪漫派的革命詩人許麗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做的。題為『寄懷梅麗』。三年前，詩人死後的百年忌，我會做過一段紀念文字。這篇譯稿還是那時候的餘剩。匆忙的心緒，一直只讓它留在抽屜底裏。
關於這個詩人——通稱『萊的事』，國內已有過介紹。為得敘明這首詩的來由以及詩

人常時的心懷，不得不牽及他的傳記。因他的傳記，又從而發生些我的感想。許麗的思想是革命的。他照了這種思想去開始他多難的生涯。本來真正的思想革命家都應該準備着他把自身的生涯去作嘗試品。

從伊東 (Eton) 升入牛津大學是一八一〇年之秋，他僅十八歲。讀了 Hume 以及當時法國革命時代的大思想家等的著書，漸漸感染於時代思潮中最流行的無神論。當時牛津大學大部的領袖人物是教僧 (O. C. C. man)。許麗做了一篇論文叫『無神論之必要』，又分送與學校各當權者。受他們審問的時候，他又依照了主張，誓不認錯而屈服。結果是除名被逐。這是一八一一年三月間的事。
因這樁事，又因他堅持於無神論，他不僅喪失了外的光榮，又在柔嫩心腸中刻印着

本 期 目 錄

譯 詩 一 首	祖 正
揚 鞭 集 自 序	劉 復
茶 話 戊	豈 明
通 信	胡 廷 玉
附 刊 代 序	川 島
「西 瀛」的「喫 嘴 巴」	川 島

一次難於醫補的烈痛。說他所傾愛的一位表妹名 Harriet Grove，本有了結婚之望的，如今不准給他做媳婦，另給了別人去。同年的八月與一個名 Harriet Westbrook 女子結婚。兩人的身分性格本都不能說是佳偶。許麗與她是同情，並非全由於愛的結合。而許麗之對於婚姻，內內抱一個理想。似乎是凡愛盡即常離棄，有愛不妨相悅。他同這個女子果然不到三年，生下了兩個小孩，就似乎愛盡了。而且那個理想，三年前會對 Harriet 申明而口約過。如今本可依約而離的了。

而所以如是離棄之速，除了愛盡之外，還有個重大原因。就是許麗又已與零一個女子名 Mary Godwin 相悅了。這詩主題中的「梅麗」者就是她。她是當時英國青年奉為思想權威者，年青的許麗也不惜低首崇拜，思想上受到影響極多的 William Godwin 之女。說許麗與她攜手私奔是依據了乃父的理論——因為當時被迎於狂熱的讀書階級中的 Godwin 的名著「政治之正義」(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中有反對結婚制的話。這是一八一四年七月的專事。又回到這首詩。這首詩，集中註明是一八一八年之作。查照許麗傳記，這詩是他們

私奔回來受盡社會對他的非難；對於前妻宣告了離棄，於是可憐的她，(身內還有孕)弄得走頭無路，投水自盡於倫敦的海德公園(Hyde Park)；他就同梅麗正式結了婚，然而到底抵耐不住世人的指斥，與到處的冷遇，隨於一八一八年三月十一日與梅麗及其他的一行，在許麗是永久脫離了祖國社會的羈絆後，傲遊於意大利明媚山水間留下來來的飛鴻爪印而已。對於許麗的這種行徑自然難免有種種是非——尤其是非非——之論。我也並不相執了既成道德的準則去責備浪漫時代的詩人。想到這是把生活基調想建築於本能或是自然主義上的人們應有的蹉跌。又想到這是憤疾世俗到了極度，受了恩閻氏衆逼過甚的結果。革命本是由羣和而到單獨的個注自覺的表現；凡想革自身之命的人，更不惜進而暴露他自己個性分裂後體驗得到的真實。總之許麗是至死不失謂忠於自己的人。

據 Dowden 氏著的傳記，許麗初到意大利時已神疲力乏，不單是無力去與人世接戰，就是發掘他絕世天才的詩思也僅呈了間歇的樣子。

Shelley's own creative power slumbered.
ed. -Dowden"

「許麗固有的詩才靜息了下來。」到意大利前的那一二年間(一八一六一一七)許麗為微底他的思想，因之遭受到內外熾烈的慘痛與懊傷是非常厲害的。例如前妻的死亡，愛兒的被奪，等等，飽經了人世的憂患。據梅麗後年的敘述，說：到意大利的一八一八年直到冬季，許麗的身體精神還是不會恢復；因自己的陰沉恐傷及梅麗，常常逃避於孤寂或是詩作裏去，云云。

“Yet many hours were passed when his thoughts shadowed by illness, become gloomy, and then he escaped to solitude, and in verses, which he hid from fear of wounding me, poured forth morbid but too natural bursts of discontent and sadness.” (Note on poems of 1818, by Mrs. Shelley.)
一八一八年初到意大利後，從 Milan 而到 Pisa 而到 Leghorn 而 Lucca。又從 Lucca 而往 Florence 而往 Padua 而往 Venice。茫然若有所失的樣子，飄蓬得不知所安。固然他到威尼斯是另為伴護一個薄命可憐的弱女子之故。
關於這個女子又恐說來話長。但與此詩有些關係。這女子名 Miss Clair Clairmont，是梅麗的異父異母妹。這又怎麼說呢？梅麗的母親 Mary Wollstonecraft 是婦人解放

運動的先覺者，留下『婦人權利之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那部名著。這位名婦人歸嫁 Godwin 以前，受了一個美國人之欺，生下一女而遭拋棄的。(因之她也是極端反對婚姻制度) 這個美國人生下的女名。Fanny。(此女在一八一六年厭世自殺，有說因戀慕許麗不得之故。) 與 Godwin 之間只生梅麗的母親 Mary 去世後，Godwin 第二次娶的夫人也有一個前夫生的女孩，這就是那個 Miss Clair Clairmont 她在不知什麼時候受 Byron 的誘惑。一八一八年許麗等之來伊大利，那個可憐薄命的女子也隨之而來。其時已帶着和拜輪間生下的一個女孩。拜輪對他早懷了厭意，而 Clair 爲了女兒的前途計，想把小孩送到英國豪族的拜輪身邊長大，可博到社會上優勝地位。那是回到伊大利不久的四月二十八的事，同了一個隨伴而來的保母一起送到威尼斯地方拜輪那邊去。拜輪只要小孩的母親不來麻煩，當時也就答應接受。併對 Clair 說嗣後名義上是拜輪之女，Clair 只是她的 Aunt。又承認 Clair 之請：小兒未滿七歲決不委給他人之手。那知道是年的八月中旬，忽然接到那個忠實保母的來信，說拜輪已把小孩寄養到駐劄威尼斯的總領事家了。Clair

接信後非常焦急，就央求許麗護送到威尼斯。Clair 因渴於母子之愛，想把小孩暫時領回，以後仍當送回拜輪。這本是 Clair 一種爲己的打算，拜輪本對於小孩同對於小孩的母親一樣看得非常冷待。不若許麗聽到 Harriet 之死馬上不惜親到法廷拼命去要求領養。Harriet 在世時，許麗對她仍不斷種種的幫助。不把兩兒從她身邊領回，也是出於體恤之意。(見 Dowden 著的傳記) 同拜輪爲了以 Clair 不去麻煩爲條件而領養小孩的乃是各別的心理。許麗到威尼斯見拜輪本想爲了 Clair 另求一點安慰的。而拜輪的冷酷苛嚴大非許麗所料。他那種專橫殘虐的神情，在許麗寫給梅麗的信中，真是精詳如畫。例如許麗在信裏敘述會面到了拜輪，把來意說明，要想把小孩由 Clair 暫時領回的話後，拜輪的態度是如此：

「他(拜輪)說他不願意把她(女小孩)領到 Florence 去那麼長久，因為恐怕威尼斯人想道他已對她生厭，驅趕了她；他已有容易變心的惡名。他又說「爲什麼 Clair 既不願和小孩重行別離，此刻又要領去，不是又多一次別離，又多一次苦痛麼。然而你(許麗)以爲然的，把她交給 Clair 只到 Padua 去住一禮拜。」(他說這話，以爲你及梅麗家人等都在該處)「實在」，他又證「我仍沒有什麼主權去處理這個小孩。如果 Clair 要領去，就讓她領了去。我並非像同一境地的別人一樣，因爲她要

如此做，我就拒絕供給，或是拋棄不顧；然而她一定要醒悟到這種主意是極不上算的。」好了，親愛的梅麗，談話就此中止了；因爲我在那瞬間覺得再難進說了；而且我想至少有了好幾點在我們間的談話上得了承認與諒解。……」我們看出許麗也是誠惶誠恐的樣子。因爲要依照拜輪的主張，許麗決定把家眷接到離威尼斯較近的 Padua。(距威尼斯二十三英里)。又因爲拜輪在 Padua 近旁的 Este 地方早已租下了二年爲期的一所山莊，此刻情願借給許麗家族及 Clair 去住。許麗也就如此決定了下來，馬上先到 Este 去等候從 Lucca 地方遷移來的梅麗。

如今又能夠回到這首詩上來了。從上文推測去，這首詩定是那個山莊中想念梅麗時作的。三年前我的譯稿上第三節是：

「願卿早日回，
自別無聊賴。」

在郵局裏化了重重的進口稅，定價只有十二先令，而我一共計算化了差不多墨銀九元才能領到一本 Percy Bysshe Shelly, by Edward Dowden 才能改正這個原詩本事上的錯誤。說又能補償一筆積欠已久的文債，這更是快活不盡的事了。如今要證明我推測著作的時地，再當引證一段詩人寫給梅麗催他快快到 Este 地方來的信：「我不得不一個人獨自決定下這些事，沒有和你商量。我已周密的計劃過。我最親愛的

梅麗，現今求你務必快些來；如果我做錯了，罵我；如果我做對了，吻我：因為我不知是那一樣，你來了就可使我明白。」——伊大利通信在 *The Prose Works* 二卷二三八頁。

那樣特立獨行的許麗，在他愛人面前是母親跟前的一個小孩。在那封信的收束處，又把威尼斯總領事夫人的模樣為她敘述：『她是那麼和善，那麼美麗，那麼天使樣的溫愛；只要也是那麼聰敏，她就十分像了梅麗；可惜她有點欠缺。她的眼氣像你的一模一樣，她的舉止也活像你……』

許麗眼中所見的婦人處處有他愛人的面目，固然這梅麗本是個非凡女子。英國學史上留着一部“*Frankenstein*”著者的芳名。與許麗初見時只十六歲。聰敏美麗之外，又是稟性堅卓，強於意志。她的異父妹 *Fanny* 自殺的消息報來時，她同許麗正初從大陸回英，寓居於 *Bath*。這種異常的悲劇使許麗也受到劇甚的打擊，而那時的梅麗悲哀的巨浪掠過後，仍能繼續她的大著“*Frankenstein*”，研究拉丁文，和許麗伴讀 *Locke* 論文，染指於化學，分心於繪畫。同是一母所生的兩人，一個是厭世自傷，悄然自盡。（就從 *Dowden* 簡單敘述裏，讀到她自悲身世之處，本也要令人潸然淚下。）一個是與世為戰，一步步開拓自己的

天地。同到伊大利後和許麗伴讀古希臘名著，又為許麗手寫著稿；不單隨處是詩人的良伴侶，以她垂諸不朽的名著，及附添於詩人彙集中從愛中滲沁出來的好多跋註，這真不僅是以溫愛隨從為德的消極方面的婦人之典型，同時又是發揚個性，努力於創造的積極方面的婦人之模範。梅麗真還是百年後的人類理想中渴仰着的女性——具有消極積極兩方面婦德的女性。無怪伊大利流浪中的許麗的靈魂歸宿所只是那個梅麗。無怪他說『猶如形影隨』。無怪他要『自別無聊賴』。自入 *Este* 山莊後，許麗又能繼續詩作。“*Lines written among the Erganean Hills*”以外 *Julian and Maddal*, “*Prometh us Unbound*”那些鴻篇巨什都是這時地的產品（最後一篇是那時起的稿）這是得了山水的涵煦麼，還是得了人力的愛護麼，我不知是那一樣。然而我們知道許麗在四年後的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溺死於伊大利西海岸的 *Spazzia* 海灣。時年三十歲還缺一個月又四天。許麗始終是一個革命詩人。而許麗始終是一個浪漫詩人。為什麼呢？因為：麗始終沒有掀翻過『愛之堂殿』。最後回到這首詩。把這首詩錄下，再加一點釋註罷。

TO MARY

O Mary dear, that you were here,
With your brown eyes bright and clear,
and your sweet voice, like a bird
Singing love to its lone mate
In the ivy bower disconsolate;
Voice the sweetest ever heard!
And your brow more……
Than the sky
Of this azure Italy.
Mary dear, come to me soon,
I am not well whilst thou art far,
As sunset to the sphered moon,
As twilight to the western star
Thou, be'oved, art to me,
O Mary dear, that you were here,
The Castle echo whispers 'here!'

1. Sphered moon = round moon

2. Western star = Venus 金星，又名太白星。晨出於東為啓明星 (*Lucifer* 暮照於西為長庚星 (*Hesperus*)。許麗於一八一八年七月十日從 *Lucca* 寫信與 *Leghorn* 地方的 *G. Osborne* 夫婦，說近來每以賞玩雲月為樂；每晚看得見木星 (*Jupiter*) “our fire-flies are fading away fast;

but there is the planet Jupiter, who rises majestically over the rift to the south and the pale summer lightning which is spread out every night, at intervals over the sky."

Dowden 說許麗看了伊大利的木星就想到了前一年在 Thames 河邊看到的金星。"while gazed eastward upon Jupiter, Shelley remembered the Venus of last summer, when, in place of Lima or the Serchio, the Thames flowed near—a planet more serially radiant, with a softer yet more piercing splendour than belonged to this Italian Jupiter possessed in virtue perhaps of its nature, at once female and divine."

以上均見 Dowden 著書 392 頁。他最後又引了許麗的話："I have forgotten to Ask the ladies if Jupiter produces on them the same effect."

Dowden 固然不曾提及這首詩的事，可是這首詩裏的 Western star 也可以由上面的事實，知道是指長庚星無疑。

但是 Dowden 書中關於寫給 Gisborne 夫婦的那段信也並沒有註出，只把它緊接在引證寫給 Godwin 的一段信下面。初

看似乎兩段都是對 Godwin 寫的。而最後引證許麗說的那句話遍找兩信中不得。從 Dowden 的語氣而看，大概前一年 (last summer) 許麗曾和梅麗，Miss Clairmont 等在英國地方對着看到的金星留下了很深印象似的。Dowden 或者在別處還能教甲我。下次有了檢討的機會後再說。

3 The Castle 與拜倫的 Este 山莊相距極近的地方有一所 Este 家的古城。是伊大利十一世紀以來的豪族 Bavaria 公爵家之後。子孫中有名 Alphonso 第二者，以酷虐爲了戀愛事件入獄七年的大詩人 Tasso (1511-1595) 著稱。此城附近又有當時文藝復興三大文家之一的 Petrarch 的駐足地，寂寂地，和埋骨地的 Arqua。一九二六，三，四，夜啓

揚鞭集自序

劉復

我今將我十年以來所作譯詩歌小品，刪存若干首，按時期先後編爲一集，即用第一首詩第一二兩字定名爲『揚鞭』。

我不是個詩人。詩人兩字，原不過是做詩的人的意思。但既成了一個名詞，就不免帶着此『職業的』臭味。有了這種臭味，當然就要有

『爲做詩而做詩』的機會，即是『榨油』『絞汁』的機會，而我却並不如此。

我可以一年半不做詩，也可以十天八天之內無日不做詩。所以不做，因爲是沒有感想；所以要做，因爲是有了感想肚子裏關熬不住。

有時我肚子裏有了個關熬不住的感想，便把什麼要事都擱開，覺也睡不着，飯也不想吃——老婆說我發了癡，孩子說我着了鬼——直到通體推敲妥貼，寫成全詩，才得如夢初醒，好好的透了一口氣。我的經驗，必須這樣做成的詩，然後在當時看看是可以過得去，回頭看看是也還可以對付。至於別人看了如何，却又另是一件事。

請別人評詩，是不甚可靠的。往往同是一首詩，給兩位先生看了得了到兩個絕對相反的評語，而這兩位先生的學問技術，却不妨一樣的高明，一樣的可敬。例如集中『鐵匠』一詩，尹默啓明都說很好，適之便說很壞；『牧羊兒的悲哀』啓明也說很好，孟真便說『完全不知說些什麼！』

原來做詩只是發抒我們個人的心情。發抒之後，旁人當然有評論的權利。但澈底的說，他的評論與我的心情，究竟有得什麼關係呢？

我的集中作品按照時期先後編排，一層是要借此將我十年以來環境的變遷與情感的變遷

留下一些影子；又一層是要借此將我在詩的體裁上與詩的音節上的努力，留下一些影子。

我在詩的體裁上是最會翻新花樣的。當初的無韻詩，散文詩，後來的用方言擬民歌，擬『擬曲』，都是我首先嘗試。至於白話詩的音節問題，乃是我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無日不在心頭的事。雖然直到現在，我還不能在這上面具體的說些什麼，但譬如是一個瞎子，已在黑夜荒山中摸索了多年了。

劉復。一九二六，三，三，北京。

茶話戊

豈明

十二 心中

三月四日北京報上載有日本人在西山旅館情死事件，據說女的是朝日軒的藝妓，名叫來香，男的是山中商會店員「一鵬」。這些名字聽了覺得有點希奇，再查國民新報的英文部纔知道來香乃是海香 (Dokka) 之誤，這是所謂藝名，本名日向信子，年十九歲，一鵬是伊藤傳三郎，年二十五歲。情死的原因沒有明白，從死者的身分看來，大約總是彼此有情而因種種阻礙不能如願，與其分離而生不如擁抱而死，所以這樣地做的罷。

這種情死在中國極少見，但在日本却很是平常，據佐佐醒雪的日本情史（一九〇九年，可以稱作日本文學上的戀愛史論，與中國的情

史性質不同）說，南北朝（十四世紀）的吉野

拾遺中記里村主稅家從人與侍女因失了託身之所，走入深山，共伏劍而死，六百年前已有其事。「這一對男女相語曰，「今生既爾不幸，但願得來世永遠相聚，」這就成為元祿式情死的先蹤。自南北朝至足利時代（十五六世紀）是那個「二世之緣」的思想逐漸分明的時期，到了近世，寬文（1661-72）前後伊豫地方的俗歌裏也這樣的說著了：

「幽暗的獨木橋，郎若同行就同過去罷，掉了下去一同漂流著，來世也是在一起。」

元祿時代（1688-1703）于驕奢華靡之間尚帶著殺伐的蠻風，有重果敢的氣象，又加上二世之緣的思想，自有發生許多悲慘的情死事件之傾向。」

這樣的情死日本通稱「心中」。(Shinjū)。

雖然情死的事實原是「古已有之」，在南北朝已見諸記載，但心中這個名稱却是德川時代的產物。本來心中這一個字的意義就是如字講，猶云衷情，後來轉為表示心跡的行爲，如立誓書，刺字，剪髮等等。寬文前後在游女社會中便發現殺伐的心中，即拔爪，斬指，或刺貫臂股之類，再進一步自然便是一死表明相愛之忱，西鶴稱之曰「心中死」(Shinjūjini)，在近松的戲曲中則心中一語幾乎限于男女二人的情死了。這個風氣一直流傳到現在，心中也就成了情死的代用名詞。

（立誓書現在似乎不通行了。尾崎久彌著江戶軟派雜考中根據古本情書指南袖中假名文引有一篇樣本，今譯錄于後：

「盟誓」

今與某人約爲夫婦，真實無虛，即使父母兄弟無論如何梗阻，決不另行適人，倘若所說稍有虛偽，當蒙日本六十餘州諸神之罰，未來永遠墮入地獄，無有出時。須至盟誓者。

年號月日

女名(血印)

（某人男子名）

中國舊有青樓尺牘等書，不知其中有沒有這一類的東西）

近松是日本最偉大的古戲劇家，他的著作由我看來似乎比中國元曲還有趣味。他所做的世話淨琉璃（社會劇）幾乎都是講心中的，而且他很同情于這班癡男怨女。眼看著他們被挾在私情與義理之間，好像是涼上的老鼠，反正是掙不脫，只是拖延著多加些苦痛，他們唯一的出路單是「死」，而他們的死却不能怎麼英雄的又不是超脫的，他們的「一蓮托生」的願望實在是很幼稚可笑的，然而我們非但不敢笑他，還全心的希望他們大願成就，真能夠往生佛土，續今生未了之緣。這固然是我們凡人的思想，但詩人到底也只是凡人的代表，況且近松又是一個以慰藉娛悅民衆爲事的詩人，他的詠歎心中正是當然的事，據說近松的淨琉璃盛

行以後民間的男女心中事件大見增加，可以想見他的勢力。但是真正鼓吹心中的藝術還要算淨琉璃的別一派，即是新內節(Shinai-bushi)。新內節之對於心中的熱狂的嚮往幾乎可以說是病態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唯以一死為歸宿，新吉原的游女聽了游行的新內派的悲歌，無端的引起了許多悲劇，政府乃于文化初年(十九世紀初)禁止新內節不得入吉原，唯于中元可一日，以為盂蘭盆之供養，直至明治維新這纔解禁。新內節是一種音曲，且說且唱，翻譯幾不可能，今姑摘譯藤葛之柵末尾數句，以為心中男女之回向。此篇係鶴賀新所作，敘藤屋喜之助與菱野屋游女早衣的末路，篇名係用喜之助的店號藤字敷衍而成，大約是一七七〇年頃之作云。(據江戶軟派雜考)

「世上再沒有像我這樣苦命的人，五六歲的時候死了雙親，只靠了一個哥哥，一天天的過著艱難的歲月，到後來踏盡山窮，直落得賣到這里來操這樣的行業，動不動就挨老鴇的責罵，算作稚妓出來應接，徹夜的擔受客人的凌虐，好容易換下濕漉的長袖，到了成年，找到你一個人做我的終身的倚靠。即使是在荒野的盡頭，深山的裏面，怎樣的貧苦我都不厭，我願親手煮了飯來大家吃。樂也是戀，苦也是要戀，戀這字說的很明白：戀愛就只是忍耐這一件事。——太覺得可愛可愛了，一個人便會變了極風

流似的愚癡。管盟誓的諸位神明也不肯見聽。反正是總不能配合的因緣，還不如索性請你一同殺了罷！說到這里，袖子上已成了眼淚的積水潭，男子也舉起含淚的臉來，叫一聲早衣，原來人生就是風前的燈火，此世是夢中的逆旅，願只願是未來的同一個蓮花座。聽了他這番話，早衣禁不住落下歡喜淚。息在草葉之陰的爹媽，一定是很替我高興罷，就將帶領了我的共命的丈夫來見你。請你們千萬不要怨我，怒我死于非命的罪孽。閻王老爺若要責罰，請你們替我謝罪。祐天老爺釋迦老爺都未必棄捨我罷？我願在旁邊侍候，朝朝暮暮，虔心供奉茶湯杏花，消除我此生的罪障。南無祐天老爺，釋迦如來！請你救助我能，南無阿彌陀佛！」

(祐天上人係享保時代(十八世紀初)人，為淨土宗中興之祖，江戶人甚崇敬，故游女遂將他與釋迦如來混在一起了。)

木下李太郎(醫學博士太田正雄)在他的詩集食後之歌序中說及「那鄙俗而充滿著眼淚的江戶平民藝術」，這種淨琉璃正是其一，可惜譯文不行，只能述意而不能保存原有的情趣了。二世之緣的思想完全以輪迴為根基，在唯物思想興起的現代，心中男女恐不復能有蓮花台之慰藉，未免益增其寂寞，但是去者仍大有人，固亦由於經濟或義理之迫壓，一半當亦如雅歌所說由于「愛情如死之堅強」歟。中國人

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捨其生命，而又隨時隨地被奪其生命而無所愛惜，更未知有如死之堅強的東西，所以情死這種事情在中國是絕不會發見的了。

鼓吹心中的祖師豐後據說終以情死，那麼我也有點兒喜歡這個玩意兒麼？或者要問：「不，不，一點不。」十五年，三月六日。

見三月七日的日文北京週報(1909)，所記稍詳，據云女年十八歲，男子則名伊藤榮三郎，死後如遺書所要求合葬朝陽門外。女有信留給她的父親，自歎命薄，併諄囑父母無論如何貧苦勿再將妹子賣為藝妓。榮三郎則作有俗歌式的絕命詞一章，其詞曰，

「交情愈深，便覺得這世界愈窄了。雖說是死了不會開花結實，反正活著也不能配合，還有什麼可惜這兩條的性命。」

北京週報的記者在卷頭語上頗有同情的論調，但在北京村之一點紅的記事裏想像的寫男女二人的會話，不免有如「什匿克」(這是孤桐社主的 *Cyano* 一字的譯音)的氣味，似非對於死者應取的态度。中國人不懂情死，是因為大陸的，或唯物主義的之故，這說法或者是對的；日本人到中國來，大約也很受了唯物主義的影響了罷，所以他們有時也似乎覺得奇怪起來了。

通信

胡廷上先生：

在語絲第六十三期，有黃明先生底「我所愛的幾首歌」，其中的第二首，他說，「是見某年時報，日子很久了，載在一篇湖北黃崗(?)的風土記內，」是不錯的；不過實是黃陂風土記，他記恍惚了。黃陂是我九年未回的故鄉，忽然看見關於牠的記載，讀過很覺有趣；同時又聯想起兩首歌來，也是黃陂的，現在寫下來寄給先生，並將語絲上的那一首重錄一遍，注上方音。

將年紀很青的女兒去嫁給一個年紀很老的人，那一位底名字叫王老八，那首歌應該這樣讀：

1. 遠看，是堯舜時候的古器，近看是王老八底女婿²；大丈人五歲⁴，花轎子放在門前⁵，女曲媽：「是你去呀⁶，是我去？」⁷媽說：「放你底狗屁！你底老子沒死⁸，你不去，我去？」

1. 遠，ㄩㄨㄛ，讀如阮。
2. 女，ㄩㄨㄛ之撮，呼，音似「汝」而

非。

3. 婿，ㄊ一，讀如細。

4. 歲。ㄊ一，亦讀如細。

5. 你，ㄋ一，略如「嫩」上聲，讀時將舌尖抵上門齒之裏面，鼻子一

哼，便是這個音。

6. 去，ㄨ一，讀如器。

7. 說，尸ㄨㄛ，讀如「擗」上聲。

8. 沒，ㄇ一，讀如帽。

「女」你兩音很難讀像，非對面聽不可。

照方音讀來，可見「器」「婿」「歲」「去」四字是在一個韻上的，

現在再將我想起來的兩首寫下，這兩首都

是關於「春官」的。什麼是「春官」？原來黃陂地

方（聽說從前許多地方都有這個風俗。）在立春這一天，有一個人穿着戲上的紅袍紗帽扮作「春官」，到各戶人家去走一輪，各家都要接他，叫做「迎春」。

有一次「春官」走到一家，這家搬了一張三條腿的板凳請「春官」坐；「春官」不敢坐，隨口吟道：

八四

見了春官把凳托，
托了板凳三隻腿；
不是春官看得快，
險險栽破後腦殼！

1. 托，ㄊ一，讀如陀；有時讀濁音如

躲，ㄉ一，意皆搬也，拿也。

2. 脚，ㄐ一。

3. 殼，ㄎ一。

又有一次一家看見「春官」來了，將大門關上，不迎接他，「春官」口裏又吟道：

見了春官把門關，

過了霜降打皮寒！

1. 皮寒，瘧疾也。

一個地方底歌謠必須用這地方底方音讀起來纔有趣味，例如以上三首若按北京音讀來，毫無音節底美，簡直沒有意思！

後兩首歌也見黃陂風土記；那篇文章記得非常詳細，我還是民國五六年的時候在時報上看見的；曾經剪下一份，不過現在一時找不到，如果以後找出來，定要寄給先生。

胡廷上

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

附刊代序

小峯兄：

請你允許我的要求。這要求便是這期語絲照從前「假楊樹達事件」的例，出一張附刊，把我那篇「西澧的吃嘴巴」載在附刊上，自然別位要有同性質的作品也可發在一處，省得白廢了語絲原有的篇幅。

川島敬上。

『西澧』的『吃嘴巴』

川島

在現代評論六十五期上，有一個「德不如人」的西澧居然提起了我，雖說對於我稍有不敬，可是，使我得「側身於名人高士之中，真是不勝榮幸之至了。」本來他的閒話裏所喜歡時常提起的是章士釗，楊蔭榆，徐志摩，或者他的娘舅。這回竟破例提到區區，幸甚幸甚，雖然到後來還是要請我「吃嘴巴」。

『吃嘴巴』，我要是誣賴了西澧，即使從此沒有人『給我一欄，讓我上天下地，隨便瞎說』，我也沒法。倘若由於『流言』，因為我把『流言』寫在紙上要負責去『吃嘴巴』，我就大膽一下，以『吃』為『打』，先就請諸『某籍某系』者打了西澧的嘴巴再說。要真是『應當』，打或吃，我並不計較，就說西澧因被我誣賴而想私自解決的話，除我因現在比他多一個老婆和孩子，有

犯不着和他決鬪外，別的都可以，雇老媽子或者請流氓來對打。但是事實上卻並不如西澧所說，倒是西澧誣賴了我，『是應當吃嘴巴的』不？着令西澧自說。可是原諒我，即使有人為我預備好了洗手水——水中攪花露水的，我也不一定願意去打西澧的嘴巴。以嘴巴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一經『正人君子』或者『通品』認為應當，我就不屑採用了。

你要是看過六十八期『反周事件答問』的那篇通信，再來看看六十五期現代評論裏西澧的『閒話』，就不難知道他是在誣賴。因為天下的『有進瘋人院的資格』的人來掉搶化，看不懂，請你耐煩點，讓我再來解釋一遍。下不為例。

王子欣先生遠迢迢的寫信來問我，叫局問題是不是周豈明先生捏造事實，現代評論社是不是如傳言每月受章士釗二千元的津貼。並且連帶說起要真是章士釗每月津貼現代評論社二千元，『則西澧與現代評論社諸公之為章士釗吶喊，捧場，當是天職』。我的答案是：叫局問題，我也聽人說是西澧所說，並非周豈明捏

造事實。津貼問題，我聽說現代評論社開辦時，確曾由章士釗經手弄到一千元，除此之外，國民黨亦曾津貼一千元，還有二百元是武昌某大學校長送的，1,000+1,000+200=2,200。即共收入貳千貳百元。並且後面連帶的說起，西澧之捧章士釗是否由於大洋，我概不確知。

這個『概不確知』，便是西澧所指摘的了。

西澧並沒有說現代評論社沒有領津貼，只是說有人能夠證明他個人『領受過三百元，三十元，三元，三毛，甚至於三個銅子』，還有『一個大』，他『就不再說話』。『要是毫無證據，說什麼『概不確知』，是應當吃嘴巴的。』證明了呢，則他無非不再說話而已。這賞罰一看似有點不『公道』，頗不像，『通品』。但要是三百元，三十元，三元，三毛，甚至於三個銅子』，還有『一個大』，即西澧所謂『封嘴的錢』，那末『就不再說過』是對的。惜乎『毫無證據』！這『證據』是不是平常所說

的『收條』？

我說據說現代評論社領受津貼貳千貳百元，西澐沒有說現代評論社沒有拿這筆津貼。

卻說：『只可惜位高金多的人』，『那些應當送錢的人並不這樣想，也許沒有想到』他們『有每月坐領三千元的資格』。在數目上西澐又添了八百元，嘿！銀子真是好東西，又是『亮晃晃的八百元』，『窮措大』見了真不免『目眩心迷』。其實，據我聽說的，本只有貳千貳百元，而西澐卻竭力聲辯沒有領受三千元，似乎數目先就不對，活像我造謠。這轉移的多少巧妙。『你看見嗎？那刀筆吏的筆尖！』

在章士釗經手給現代評論社的一千元津貼之中，是否由章士釗指定或由現代評論社諸位公決劃出多少錢來（三百元？三十元？：一個大？）給西澐做『報酬』，是他們內部的事，像我這樣的局外人，這樣『只知道一點半點』的局外人本不容易確知，以不確知而說『不確知』，爲什麼『應當吃嘴巴』？倘說該的，那末，利

用『流言』的西澐就更應該先用維持公理的手，很很的打自己的嘴巴給大家看，以證明並非『言行不相顧之……』。省得別位動手。

章士釗是不是可因一千元關係做了現代評論社的恩主？西澐是不是現代評論社中之捧章者？你該明白。別人說因章士釗給現代評論社津貼，所以現代評論社諸公與西澐的章士釗爲天職，我說西澐之捧章士釗是否由於大洋概不確知。老實說，這倒是我一不小心，高看了西澐的緣故，我說那話的意思，就是說西澐在現代評論中捧章士釗，是否由於章士釗給現代評論社大洋或西澐真佩服章士釗，我概不確知。然而高看他，便『應當吃嘴巴』，真是高看他不得。想來我的意思以爲西澐可以恭維贊成反對進化論的章士釗的，而且也配，所以決不定由於大洋或良心而說『概不確知』；其實何必！你想：國民黨，研究系或者安福系出錢辦的報，編輯先生肯不肯提起筆來罵他的同志的？就是語絲，也總要先罵罵類如西澐一流的人，自己的

朋友且暫時不提，當然『一鼻孔出氣』還不至於。

萬一我信任西澐不會受過闊人的『一個大』，簡直連『來探探口氣』的人也沒有去過，雖說這是『多麼傷心的事』！可是現代評論社究竟領受別人的津貼沒有？倒是西澐知道。但是西澐的話如何能成爲鐵案呢。除非現代評論社別有一種充分的證據來反證這種傳聞。不然，人們總信無論是西澐的閒話或其他作者的作品能印在紙上裝釘好了散佈出去，是別人給你們的恩典。

完了我還要聲明的是西澐雖判決我『應當吃嘴巴』，還是口口聲聲叫我『先生』，固然先生上面加了一個『叫什麼川島的』。我叫竟口口聲聲地稱『西澐』，好像是老板叫夥計，這因爲我不用紳士們打筆架的慣例的緣故。六十八期語絲上『反周事件答問』那篇通信，就是王子欣與川島，也並非『叫什麼川島的先生』。

一九二六，三，九。